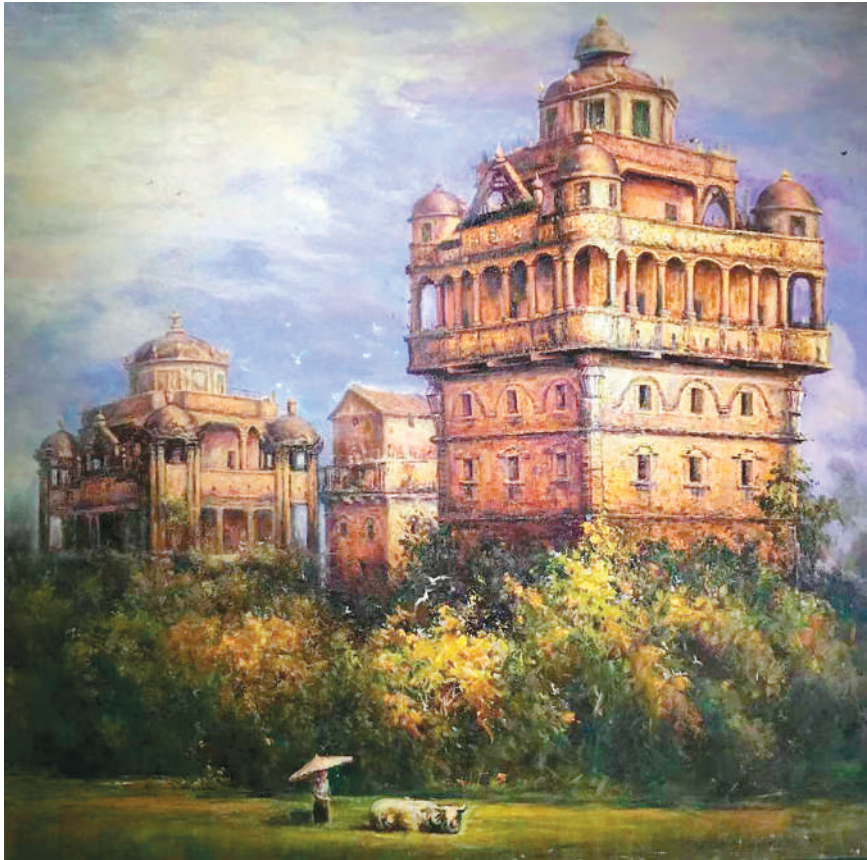


多情最是台山柳

何 南



《和谐侨乡情》

杨月娟作

一

与黄柳霜这个名字的缘分起于数年前，我曾在一本书中辟专章写她。今天，在广东台山的博物馆展厅里，我又看到了“黄柳霜”这三个字。

彼时，黄柳霜以电影明星的形象“现身”于我笔下，我不惜笔墨，希望能写出她在好莱坞打拼出一片天地的辉煌。但此时此刻，我更关注的是她成功之后的传奇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黄柳霜专心于支援抗战事业，献出大量时间与金钱，甚至因之忽略了她热爱的电影事业。

那时，黄柳霜边饰演《重庆英烈》《上海的女儿》中的女英雄，边利用自己的明星效应，发表演说、撰写文章，呼吁人们投身抗战；她变卖首饰、捐出家产，不遗余力为抗战聚热发光。

2022年，黄柳霜的头像被铸上美国25美分硬币。这是对她精湛演技与赤子之心的肯定。

黄柳霜祖籍台山。据当地朋友介绍，1936年4月，黄柳霜回到台山，在祖籍地盘桓10天左右。我想，这短暂的时间里，她的心定然暂时告别了漂泊。

此时，室外雨声连绵。但我屏蔽掉了雨声的吵闹，只余崇敬与缅怀。

二

在台山，除去美丽的景致不说，仅凭地名，“都斛”便足以让我心动。从字面意思来看，我想要将“都斛”理解为“盛粮食的大斗”。都斛，不仅是遥远美好的愿景，更是肉眼可见的事实。

她；周恩来总理1954年访问缅甸时，李月美作为华侨代表参加了座谈会，得知她这段辉煌过往时，周恩来总理也热情称赞她。

中国人，中国心。李月美为两个儿子取名为善国、善中，此情拳拳，令人动容。

三

与很多台山人一样，黄柳霜的祖父自家乡远赴海外谋生，她的父亲黄善兴在洛杉矶开了一家洗衣店。黄柳霜祖父和父亲辛勤劳作的身影，是很多背井离乡的台山人不甘于贫困、从不屈服于生活和命运的缩影。

台山多山和丘陵，人多、耕地少，土地收入难以维系生计，无奈之下，原本安土重迁的老辈台山人忍痛睽离亲人，远渡重洋外出闯荡。当家乡成为故乡的那一刻，天涯路，何时归？

于是，这样的场面时常上演：远轮催发之时，岸上的万千不舍恨不得挽住行将远航的渡船。拨开岁月的尘烟，可以想见，当年，先辈们登上大船那一刻，有多少惜别的眼泪汇入江海？又有多少汹涌的思念淹没天空？

久久伫立于博物馆的展板前，我仿佛也置身于那令人不忍卒视的分别场景中。年轻的丈夫或身量刚刚抽条的儿子即将远行，此去吉凶难料，那些留下的女性痛断肝肠，但她们更不约而同地知道，不能哭。不仅如此，她们要成为那个站在生活最前面的人，她们要用自己的肩膀撑起这个家！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她们要成为这个家的中流砥柱。唯有如此，肩上扛着家庭乃至家族希望的男人们才能安心上路，他们身处异国他乡才会少些后顾之忧。

据介绍，台山市常住人口90多万，却有约180万台山籍乡亲如星星般散落旅居于海外及港澳等107个国家和地区。而这背后，又有多少女子坚忍守家？台山，这个自明朝起被称为“新宁”的地方，涌动着多少让生活“簇新”“安宁”的美好祝愿！

四

胸怀长空开敌壮志，因性别原因未能如愿，后衔恨病逝于南昌的黄桂燕；美国空军第一位华人女飞行员、世界第一位驾机飞越大西洋的华人女性，与战友先后运送超过5000架战机助力盟军作战，最终以身殉职的李月英；荣任第26任总督，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华人总督、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督的伍冰枝……江山融血脉，云志付流传，作为台山的女儿，她们无不被打上台山的烙印，又时刻在为台山代言。

走出博物馆，在雨点与伞合作谱成的交响里，我陷入思索。是什么让台山籍女子如此杰出又富有韧性？密雨喧哗，并未给予我答案，直到我看到海永无波公园内的“海永无波”摩崖石刻。该石刻诞生于明成化三年，“永”字着意拉长的横与竖钩里，似乎藏着这个问题的答案：这是一种不屈的精神。女子的坚忍、男子的无畏，两条同根同源的河流汇合，便是台山的骨骼与灵魂、今昔与未来。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台山的山水草木，成为每个台山儿女的精神。

霎时，所有的雨滴都有了方向，它们自历史纵深处呼啸而至，流向哲意深邃的未来。在雨滴的引领里，我又想起韦庄的诗句，并谨将其改为“多情最是台山柳”。是的，那根植于柳丝般柔弱而韧性的女子灵魂深处的情愫，震古烁今，感天动地，与日月同辉。

一

我是在朝山的庇护下长大的。

显后村的日子，静谧而悠闲。村南的朝山，郁郁葱葱，安分地横在门前。山上草木盎然：松树高大，长出虬龙般的枝干；碧竹含翠，犹如山泉洗过一般。

小时候我总在朝山下疯玩。玩泥巴、爬树，一个“猛子”扎进山脚下的九龙溪……溪水倒映着朝山，也倒映着我的笑脸。有时候我要帮着大人们做农活，跟着家里人去砍柴——走很远的道路，到深山里拾柴火，也要经过朝山。

但我从未进入朝山内部。这是村里长辈们明令禁止的。

“爷爷，为什么不能去朝山上砍柴呀？”我仰着头问。

“孩子，朝山一直是‘禁山’。祖辈有规定，不能砍伐山里的树木。”爷爷的语气里带着敬畏。爷爷告诉我，他小时候就听村里的老人讲，朝山上的树是动不得的。数百年前，山上光秃秃的，每逢雨天便泥沙俱下，殃及农田。于是，祖辈们在荒山上栽种下了树苗。光阴荏苒，树苗渐渐大了起来，荒山也成了茂密的树林。祖辈们于是下令，不准子孙后代砍伐，这一禁令一直流传至今。故事讲完了，爷爷嘴里一直嘟囔着“朝山是全村人的根”“要遵守祖宗禁令”之类的话。

年少的我始终不解其中深意。只觉得祖辈思想过于保守，非要舍近求远，去深山里砍柴受累。这疑惑像朝山树木的种子一样，深埋在心底。直到两年前，一次偶然的工作契机，我认识了护林员老方。

二

初见老方，是在一个闷热的午后。他戴着鲜红的袖套，鞋子上黏满泥土，正缓步穿行在朝山的林间小道。

老方今年64岁。2008年，他从老一辈护林员手上接过接力棒，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巡逻。朝山脚下，他仔细勘测是否有山体滑坡、火灾火情；朝山深处，他认真查看有无偷伐盗猎的情况。老方说，山上的一草一木，都是他日夜守护的“宝贝疙瘩”。

跟着老方的脚步，我第一次和朝山有了亲密接触。香樟树撑开硕大的冠盖，树干一个人都抱不住；毛竹青翠欲滴，风中漾开沙沙的轻响……林中，麻雀、画眉各种鸟儿雀跃着。多么生机勃勃！指着密林深处，老方骄傲地告诉我，这些年除了树木生长，这里的一切都保持原样。

“几乎每日巡查”，这是老方的原话。“尤其是夏天，极易引发火灾。要反复叮嘱村民注意用火。”老方的话语朴素而坚定，“村里面守护了好几代的山林，不能从我这里断了。”

老方早已把自己活成了朝山的一部分。十余载春秋，山里的草木荣枯，他最清楚；林间的枝叶寸土，他如数家珍。老方告诉我，由于保护得当，山上不仅古树成群，还常有野猪、猴子、果子狸等保护动物现身。“这里不仅是我们的家，也是动物的家。只有人与

朝山青未了

方 汇 泽

朝山青未了

自然和谐共生，大家的日子才能稳稳当当。”

听着老方的话，我突然就解开了心中的疑惑。显后村地处山区，朝山下有良田百亩、人家多户。如果不禁山护林，山洪就可能冲垮田地。如果为图一时省事而砍伐朝山的树木，则将导致水土流失、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，桑田也会夷为沧海。

三

显后村是800余年的古村落。不仅朝山上古木参天，村内更有百年古枣林。

今年8·15全国生态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正式施行。不久前，“法治润枣乡，法典护古树”宣传活动在显后村举行。活动现场，淳安县人大、宣传部、检察院、司法局等多家单位以及显后村村民齐聚一堂。活动安排普法短视频展播、生态案例宣讲、古树名录发布等诸多环节，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古树保护法条、违法处罚标准、群众举报渠道，把生态法治送到田间地头。可以说，显后村的古树从此有了更多法律上的保护。

仪式在浩荡的宣誓中结束，现场人声鼎沸，我和老方都在。老方说：“这下好了，整个村的古树都保护起来了。”我忽然想起年幼时追着爷爷发问的自己：从前的朝山禁止砍伐，靠的是祖训约束；后来有了护林员日夜巡逻，守住了这一片青绿；到如今有了生态法典，全民共同参与，彻底将这片山林保护起来。

老方喃喃自语：“或许几十年后，不再需要护林员了吧？”我笑了笑：“应该是的。”微风吹拂着众人的衣袂，我又望了一眼朝山。如今的朝山显得更加可爱，九龙溪也愈发清澈。

从祖辈的封山禁山到如今的生态法典，中间是一代又一代人对生态的坚守。朝山常绿，青意未了。我想，这份藏在浙西山村里的清醒与敬畏，也会生生不息、代代相传。



青山环抱的显后村。

张渊凯摄

宁陕的魔芋

祁云枝



《宁陕风光》

康 平作

水流声伴着我們前行。两个小时後，车子滑进了21摄氏度的清凉。

宁陕一名，取意“安宁陝西”，当地的魔芋小吃很有名。在这里，我们感觉暑热与浮躁一并消解，方觉此名真好，山水安宁，人也安宁。

朋友雯雯领我们进到一处农家乐，主家率先端上来一碗酸辣魔芋，那魔芋切成的小方条，青灰透亮地浸在红油酸汤里。酸菜是主人从自家的坛子里捞出来的，大火爆炒时，酸辣气直往鼻子里钻。夹一块魔芋咬下去，糯中带弹，酸辣先至，后味回甘。连日来被暑热磨得迟钝的味蕾，一下子苏醒过来。

“我们管它叫鬼芋。”雯雯的这句话，掀开了一部秦岭人家的生活史。

当地相传，有一位名为麻婆娘娘的神女，无私地将用栗木枝烧灰制碱、解除毒素的方法传授给了先民，让原本无法食用的魔芋块茎得以成为果腹、养人的珍馐。“现在，宁陕的很多人家做魔芋还是用栗木枝烧灰，兑水澄清后一点点地倒进磨好的浆里。”看着她比划的样子，我似乎看到了青灰色的浆水慢慢凝住的画面。

话没落地，又上来一道腊肉炖魔芋，咸香味儿直往鼻子里钻。雯雯话头又起：“这道菜，也有来头。”说是早年一个冬天，雪下得厚，有户人家

魔芋做多了，吃不完，就随手搁在屋檐下。白天化了，夜里又冻上，反复几遭，那魔芋块里起了密密麻麻的小孔。本以为要浪费了，谁知道洗净和腊肉一起炖后，竟香得不得了。

说着，她夹起一块魔芋递到我碗边：“快尝尝，你看这魔芋吸饱了汤汁，一口咬下去，满嘴都是腊肉香。”

边吃边聊，话题总离不开桌上的魔芋。

我在植物园见过魔芋开花，还和它合过影。魔芋这种植物一生都在上演花叶错时的剧本，花期无叶、叶时无花。它的花期很短，仅有3天。那株魔芋长在植物园的药材区，我看见它时，只有一枝孤零零的黑紫色喇叭状花序。它约1米高，没有叶子，散发着淡淡的怪味。

我还在美国华盛顿植物园遇见过巨魔芋，它俩是同科同属的近亲，形态相似，体格却相差悬殊。巨魔芋球根重100余公斤，唯一的一片复叶，叶柄长4米，叶片直径超过5米，覆盖20平方米。它的巨型花序高度可达3米左右，所创下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今仍无花打破。巨魔芋开花时，那股气味也浓得呛人。

“中国有吗？我好想去看看。”雯雯显然很有兴趣。

“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有，看新

闻今年6月刚开完花。”我说。

“其实，很多村里种了一辈子魔芋的老人，也不一定见过它开花。”雯雯告诉我，当地人种魔芋，收获的是地下的块茎，讲究“大去小留”，挖取大的、小的留种。而魔芋需得攒够四五年的营养才能开花。花谢了，根茎便成了空壳。庄稼人务实，谁也不会拿一年的收成去赌开花，要趁块茎还饱满时抓紧挖出。

宁陕的魔芋多半都种在核桃树底下。秋天里，树上打核桃，土里刨魔芋，一年可收获两样。挖回魔芋后就开始磨浆、洗粉，做成魔芋豆腐……如今，魔芋产品已是宁陕响当当的富民招牌。

“我小时候可没少帮家里磨魔芋，那汁子一沾手，麻得人龇牙咧嘴，直甩胳膊。”雯雯笑着回忆。

吃完饭，我们到院子里散步消食，隔成小畦的菜园子里，长着攒劲的豆角、辣椒、茄子和西红柿。山里的风温润，拂过面庞时带着松针和泥土味儿，实实在在的凉爽。

墙角立着一株魔芋，宽大的羽状复叶绿得发亮，层层舒展的叶子，俨然一把小绿伞。主人碰巧走来，对我们说：“这是我5年前种的。你们要是上个月来，还能瞅见它开花，那花长得可稀罕了……”